

阴符经

(旧题) 黄帝 撰

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。五贼在心，施行于天，宇宙在乎手，万物生乎身。

天性，人也；人心，机也；立天之道以定人也。

天发杀机，斗转星移；地发杀机，龙蛇起陆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；天人合发，万化定基。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。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。可以动静。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，奸生于国，时动必溃；知之修练，谓之圣人。

天地万物之盗；万物人之盗；人万物之盗也。三盗既宜，三才既安。故曰：食其时，百骸理；动其机，万化安。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。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其盗机也，天下莫不能见，莫不能知。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轻命。

瞽者善听，聋者善视。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；三反昼夜，用师万倍。心生于物，死于物，机在目。天之无恩而恩生，迅雷烈风，莫不蠢然。

至乐性余，至静则廉。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命之制在气。死者生之根，生者死之根。恩生于害，害于恩。愚人以天地文理圣，我以时物文理哲。

黄帝阴符经注

[唐] 李筌

神仙抱一演道章

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故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。

注：黄帝得贼命之机，白日上升。殷周得贼神之验，以小灭大。管仲得贼时之信，九合诸侯。范蠡得贼物之急，而霸南越。张良得贼功之恩，而败强楚。

五贼在心，施行于天。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。

注：人因五味而生、五味而死。五味各有所主，顺之则相生，逆之则相胜。久之则积气薰蒸、人腐五脏，殆至灭亡。后人所以不能终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矣。是以至道淡然，胎息无味。神仙之术百数，其要在抱一守中。少女之术百数，其要在还精采气。金丹之数百数，其要在神水华池。治国之术百数，其要在清静自化。用兵之术百数，其要在奇正权谋。此五事者，卷之藏于心、隐于神；施之弥于天、给于地。宇宙瞬息，可在人之手；万物荣枯，可生人之身。黄帝得之，先固三宫，后治万国，鼎成而驭龙上升于天也。

天性，人也；人心，机也。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。

天发杀机，移星易宿；地发杀机，龙蛇起陆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。天人合发，万变定基。

注：大荒大乱，兵水旱蝗，是天杀机也。虞舜陶甄，夏禹拯骸，殷系夏台，周囚羑里，汉祖亭长，魏武乞丐，俱非王者之位，乘天杀之机也，起陆而帝。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权臣擅威，百姓思乱，人杀机也。成汤放桀，周武伐纣，项籍斩嬴婴，魏废刘协，是乘人杀之机也。覆贵为贱，反贱为贵，有若天地反覆，天人之机合发，成败之理宜然。万变千化，圣人因之而定基业也。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。

注：中欲不出，谓之启；外邪不入，谓之闭。内启，是其机也。难知如阴，不动如山。巧拙之性，使人无闲而得窥也。

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动静。

注：两叶掩目，不见泰山；双豆塞耳，不闻雷霆；一椒掠舌，不能立言。九窍皆邪，不足以察机变。其在三者，神心志也。机动未朕，神以随之。机兆将成，心以图之。机发事行，志以断之。其机动也，与阳同其波。五岳不能镇其隅，四渎不能界其维。其机静也，与阴同其德。智士不能运其荣，深间不能窥其谋，天地不能夺其时，而况于人乎！

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；奸生于国，时动必溃。知之修炼，谓之圣人。

注：火生于木，火发而木焚；奸生于国，奸成而国灭。木中藏火，火始于无形，国中藏奸，奸始于无象。非至圣不能修身炼行，使奸火之不发。夫国有无军之兵，无灾之祸矣。以箕子逃而缚裘牧，商容囚而蹇叔哭。

富国安民演法章

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

天地，万物之盗；万物，人之盗；人，万物之盗。三盗既宜，三才既安。

注：天地与万物生成，盗万物以衰老；万物与人之服御，盗人以骄奢；人与万物之上器，盗万物以毁败。皆自然而往。三盗各得其宜，三才递安其任。

故曰：食其时，百骸理；动其机，万化安。人知其神之神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。

注：人皆有圣，人不贵圣人之愚。既睹其圣，又察其愚，复睹其圣。故《书》曰：专用聪明，则事不成；专用晦昧，则事皆悖。一明一晦，众之所载。伊尹酒保，太公屠牛，管仲作革，百里奚卖粥，当衰乱之时，人皆谓之不神。及乎逢成汤，遭文王，遇齐桓，值秦穆，道济生灵，功格宇宙，人皆谓之至神。

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；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其盗，机也。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。君子得之，固躬；小人得之，轻命。

注：季主凌夷，天下莫见凌夷之机，而莫能知凌夷之源。霸王开国之机，而莫能知开国之机，而莫能知开国之源。君子得其机，应天顺人，乃固其躬

。小人得其机，烦兵黷武，乃轻其命。《易》曰：君子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。又曰知机，其神乎。机者易见而难知，见近知远。

强兵战胜演术章

瞽者善听，聋者善视。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；三反昼夜，用师万倍。

注：人之耳目，皆分于心而竞于神。心分则机不精，神竞则机不微。是以师旷薰目而聪耳，离朱漆耳而明目。任一源之利，而反用师于心，举事发机，十全成也。退思三反，经昼历夜，思而后行，举事发机，万全成也。

心生于物，死于物；机在于目。

注：为天下机者，莫近乎心目。心能发见，目能见机。秦始皇东游会稽，项羽目见其机，心生于物，谓项良曰：彼可取而代之。晋师毕至于淮淝，苻坚曰：见其机，心死于物，谓苻融曰：彼强敌也，胡为少耶。则知生死之心在乎物，成败之机见于目焉。

天之无恩而大恩生。迅雷烈风，莫不蠢然。

注：天心无恩，万物有心，归恩于天。

至乐性余，至静性廉。

注：乐则奢余，静则贞廉。性余则神浊，性廉则神清。神者智之源，神清则智明。智者心之府，智公则心平。人莫鉴于流水，而鉴于澄水。以其清且平，神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。夫圣人者，不淫于至乐，不安于至静，能栖神静乐之间，谓之守中。如此施利不能诱，声色不能荡；辩士不能说，智者不能动，勇者不能惧。见祸于重开之外，虑患于杳冥之内。天且不违，而况于兵之诡道者哉。

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

注：天道曲成万物，而不遗椿菌鹏鷃。巨细修短，各得其所，至私也。云行雨施，雷电霜霓，生杀之均，至公也。圣人则天法地，养万民，察劳苦，至私也；行正令，施法象，至公也。孙武曰：视卒如爱子，可以俱死；视卒如婴儿，可与之赴深溪。爱而不能令，譬若骄子。是故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。

禽之制在气。

注：玄龟食鳞，鸛隼击鹄，黄腰啖虎，飞鼠断猿，蝮蛭啖鱼，狼狽啖鹤，余甘柔金，河车服之。无穷化玉，雄黄变铁。有不灰之木、浮水之石。夫禽兽木石得其气，尚能以小制大，况英雄得其气，而不能净寰海而御宇宙也。

生者，死之根；死者，生之根。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。

注：谋生者，必死而后生；习死者，必先生而后死。鹖冠子曰：不死不生，不断不成。孙武曰：投之死地而后生，致之亡地而后存。吴起曰：兵战之场，立尸之地，必死则生，幸生则死。恩者，害之源；害者，恩之源。吴树恩

於越而害生，周立害于殷而恩生。死之与生也，恩之与害，相反纠缠也。

愚人以天地文理圣，我以时物文理哲。

注：景星见，黄龙下，翔凤至，醴泉出，嘉谷生，河不满溢，海不扬波。日月薄蚀，五星失行，四时相错，昼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。愚人以此天地文理为乱之机。文思安安，光被四表，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，六府三事，无相夺伦，百谷用成，兆民用康。昏主邪臣，法令不一，重赋苛政，上下相蒙，懿戚贵臣，骄奢淫纵，酗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百姓流亡，思乱怨上。我以此时物文理为理乱之机也。

人以愚虞圣，我以不愚虞圣；人以奇期圣，我以不奇期胜。

注：贤哲之心，深妙难测。由巢之迹，人或窥之。至于阴变无方，自机转而不穷之，智人岂虞之。以迹度心，乃为愚者也。

故曰：“沉水入火，自取灭亡。”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。天地之道浸，故阴阳胜，阴阳相推，而变化顺矣。’是故，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，因而制之。至静之道，律历所不能契。爰有奇器，是生万象；入封甲子，神机鬼藏。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乎进乎象矣！

黄帝阴符经注

[唐] 张果

黄帝阴符经叙

《阴符》自黄帝有之，盖圣人体天用道之机也。《经》曰：得机者万变而愈盛，以至于王；失机者万变而愈衰，以至于亡。厥后伊吕得其末分，犹足以拯生灵，况圣人乎？其文简，其义玄。凡有先圣数家注解，互相隐显。后学难精，虽有所主者，若登天无阶耳。近代李筌，假托妖巫，妄为注述，徒参人事，殊紊至源。不惭窥管之微，辄呈酌海之见。使小人窃窥，自谓得天机也。悲哉！臣固愚昧，尝谓不然。朝愿闻道，夕死无悔。偶于道经藏中得《阴符传》，不知何代人制也。词理玄邈，如契自然。臣遂编之，附而入注。冀将来之君子，不失道旨。

黄帝阴符经

经曰：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

观自然之道，无所观也。不观之以目，而观之以心。心深微而无所不见，故能照自然之性。性惟深微而能照，其斯谓之“阴”。执自然之行，无所执也。故不执之以手，而执之以机。机变通而无所系，故能契自然之理。夫惟变通而能契，斯谓之“符”。照之以心，契之以机，而“阴符”之义尽矣。李筌以“阴”为“暗”，“符”为“合”，以此文为序首，何昧之至也。

故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。

五贼者，命、物、时、功、神也。传曰：圣人之理，图大而不顾其细，体瑜而不掩其瑕。故居夷则遵道布德以化之，履险则用权发机以拯之。务在匡天地，谋在济人伦。于是用大义除天下之害，用大仁兴天下之利，用至正措天下之枉，用至公平天下之私，故反经合道之谋，其名有五，圣人禅之，乃谓之贼；天下赖之，则谓之德。故贼天之命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，黄帝所以代炎帝也。贼天之物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，帝尧所以代帝摯也。贼天之时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，帝舜所以代帝尧也。贼天之功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，大禹所以代帝舜也。贼天之神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，殷汤所以革夏命也。周武所以革殷命也。故见之者昌，自然而昌也。太公以贼命为用味，以取其喻也。李筌不悟，以黄帝贼少女之命，白日上腾为非也。

五贼在乎心，施行在乎天；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。

《传》曰：其立德明，其用机妙，发之于内，见之于外而已矣。岂称兵革以作寇乱哉？见其机而执之，虽宇宙之大，不离乎掌握，况其小者乎？知其神而体之，虽万物之众，不能出其胸臆，况其寡者乎？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，不亦盛乎？不亦大乎？李筌等以五贼为五味，顺之可以神仙不死。诬道之甚也。

天性，人也；人心，机也。立天之道以定人也。

《传》曰：人谓天性，机谓人心。人性本自玄合，故圣人能体五贼也。

天发杀机，龙蛇起陆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复。

《传》曰：天机张而不生，天机驰而不死。天有驰张，用有否臧。张则杀威行，驰则杀威亡。人之机亦然。天以气为威，人以德为机。秋冬阴气严凝，天之张杀机也，故龙蛇畏而蛰伏。冬谢春来，阴退阳长，天之驰杀机也，故龙蛇悦而振起。天有寒暄，德亦有寒暄。德刑整肃，君之张杀机也，故以下畏而服从。德失刑偏，君之驰杀机也，故奸雄悦而驰骋。位有尊卑，象乎天地，故曰：天发杀机，龙蛇起陆，寇乱所由作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复，尊卑由是革也。太公、诸葛亮等以杀人过万，大风暴起，昼若暝。以为天地反复，其失甚矣。

天人合德，万变定基。

《传》曰：天以祸福之机运于上，君以利害之机动于下，故有德者万变而愈盛，以至于王；无德者万化而愈衰，以至于亡。故曰天人合德，万变定基。自然而然也。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

《传》曰：圣人之性，巧于用智，拙于用力。居穷行险，则谋道以济之；对强与明，则伏义以退避之。理国必以是，用师亦以是。

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动静

《传》曰：九窍之用，三要为机。三要者，机、情、性也。机之则无不安；情之则无不邪；性之则无不正。故圣人动以伏其情，静以常其性，乐以定其机。小人反此，故下文云：太公为三要，为耳、目、口。李筌为心，神、志，皆忘机也。俱失《阴符》之正意。

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；奸生于国，时动必溃。知之修炼，谓之圣人。

《传》曰：夫木性静，动而生火，不觉火盛，而焚其质。由人之性静，动而生奸，不觉奸成而乱其国。夫明者见彼之隙以设其机，智者知彼之病以圆其利，则天下之人，彼愚而我圣。是以生者自谓得其生，死者自谓得其死，无为无不为，得道之理也。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

天地，万物之盗；万物，人之盗；人，万物之盗。三盗既宜，三才既安。

《传》曰：天地以阴阳之气化为万物，万物不知其盗。万物以美恶之味飧人，人不知其盗。人以利害之谟制万物，万物不知其盗。三盗玄合于人心，三才静顺于天理。有若时然后食，终身无不愈；机然后动，庶类无不安。食不得其时，动不得其机，殆至灭亡。

故曰食其时，百骸治；动其机，万化安。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其神所以神也。

《传》曰：时人不知其盗之为盗，只谓神之能神。《鬼谷子》曰：彼此不觉谓之神。盖用微之功着矣。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盗，别以圣人、愚人为喻，何甚谬也。

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《传》曰：日月有准，运数也；大小有定，君臣也。观天之时，察人之事，执人之机，如是则圣得以功，神得以明。心冥理合，安之善也。筌以度数为日月，以余分为大小，以神气能生圣功神明，错谬之甚也。

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也。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轻命。

《传》曰：其盗微而动，所施甚明博，所行极玄妙。君子用之，达则兼济天下，太公其人也。穷则独善一身，夫子其人也。岂非择利之能审乎？小人用之，则惑名而失其身，大夫种之谓欤？得利而亡义，李斯之谓欤？岂非信道之不笃焉？

瞽者善听，聋者善视。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。三返昼夜，用师万倍。

《传》曰：瞽者善于听，忘色审声，所以致其聪。聋者善于视，遗耳专目，所以致其明。故能十众之功。一昼之中三而行之，所以至也。一夜之中三而思之，所以精也。故能用万众之人。李筌不知师是众，以为兵师，误也。

心生于物，死于物，机在于目。

《传》曰：心有爱恶之情，物有否臧之用。目视而察之于外，心应而度之于内。善则从而行之，否则违而止之，所以劝善而惩恶也。筌以项羽昧机，心生于物；以符坚见机，心死于物。殊不知有否臧之用。

天之无恩而大恩生，迅雷烈风莫不蠢然。

《传》曰：天以凶象咎征见人，人能儆戒以修德。地以迅雷烈风动人，人能恐惧以致福。其无恩而生大恩之谓也。李筌以天地不仁为大恩，以万物归于天为蠢然。与《阴符》本意殊背。www.taoismcn.com

至乐性余，至静性廉。

《传》曰：情未发谓之中，守中谓之常，则乐得其志而性有余矣。性安常谓之自足，则静得其志而廉常足矣。筌以奢为乐性，以廉为静，殊乖至道之意。

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

《传》曰：自然之理，微而不可知，私之至也。自然之功，明而不可违，公之至也。圣人体之亦然。筌引《孙子》云：视卒如爱子，可以之俱死。何也？

擒之制在气。

《传》曰：擒物以气，制之以机，岂用小大之力乎？太公曰：岂以小大而相制哉？筌不知擒之义，误以禽兽。注解引云玄龟食蛇，黄腰啖虎之类，为是悲哉！

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。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。

生者，人之所爱，以其厚于身。太过则道丧，而死自来矣。死者，人之所恶，以其损于事。至明则道存。而生自固矣。福理所及谓之恩，祸乱所及谓之害，损己则为物之所益，害之生恩也。筌引《孙子》用兵为生死，丁公、管仲为恩害。异哉！

愚人以天地文理圣，我以时物文理哲。人以虞愚，我以不虞圣。人以期其，我以不期其圣。

《传》曰：观天之运四时，察地之化万物，无所不知，而蔽之以无知，小恩于人，以蒙自养之谓也。知四时之行，知万物之生，皆自然也。故圣人于我以中自居之谓也。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。人之死亡，譬如沈水自溺，投火自焚，自取灭亡。理国以道，在于损其事而已。理军以权，在于亡其兵而已。故无死机则不死矣，鬼神其如我何？圣人修身以安其家，理国以平天下，在乎立生机。以自去其死性者，生之机也。除死机以取其生情者，死之机也。筌不天道，以愚人、圣人、体道愚昧之人而验天道，失之甚也。

故曰沈水入火，自取灭亡。

注在上矣。

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

《传》曰：自然之道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动静皆得其性，静之至也。静故能立天地，生万物，自然而然也。伊尹曰：静之至，不知所以生也。

天地之道浸，故阴阳胜。

《传》曰：浸，微也。天地之道，体着而用微，变通莫不归于正，微之渐也。微渐故能分阴阳，成四时。至刚至顺之谓也。

阴阳相推，而变化顺矣。

《传》曰：圣人变化顺阴阳之机。天地之位自然，故因自然而冥之，利自然而用之，莫不得自然之道也。

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，因而制之。

注在文上。

至静之道，律历所不能契。

《传》曰：道之至静也，律历因而制之，不能叶其中鸟兽之谓也。

爰有奇器，是生万象；八卦甲子，神机鬼藏。

《传》曰：八卦变异之伎，从是而生。上则万象，下则万机。用八卦而体天，用九畴而法地。参之以气候，贯之以甲子，达之以神机，闭之以诡藏，奇譎之荡自然也。

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乎进乎象矣。

《传》曰：阴阳相胜之术，恒微而不违乎本，明之信可明，故能通乎精曜象矣。